

飄雪的春天

(台灣) 張南 著

J Yeos
29

海天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 曼 薛 亮
封面设计 晓 风
责任技编 王 颖

书 名 飘雪的春天

著(编)者 (台湾)罗兰
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
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
邮编 518026
印刷者 广东潮阳市新华印刷厂
经销者 海天出版社
开 本 850mm×1196mm 1/32
印 张 15
字 数 400(千)
版 次 1998年7月第1版
印 次 1998年7月第1次
印 数 1-30000册

ISBN 7-80615-778-6/I·202 定价:19.80元

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图字:19-1998-042号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前 言

这不是一个抗战的故事。

这只是一个沦陷的故事。

当灾难来临时没有人愿意沦陷；但事实上，总会有人沦陷。而且有不少的人沦陷。那不只是生命的沦陷，而更是梦的沦陷，爱的沦陷，前途的沦陷。

这里面，没有凄厉的战争——大战卷来时，并非每一个地方都是凄厉的。正相反，有些地方是平静的。凄厉的灾难震撼一时，而平静的灾难震撼永远。

这里面，没有悲壮的流亡——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流亡的。

这里面，也没有鲜血和呼叫。

这里面，只是一些被剥夺了幸福的生命，一些被揉碎了的梦，一些在沦陷区的泥淖里挣扎过的无辜的灵魂。

这故事，在我心中一直生存着。事隔三十年了，它缠绕着我，催促着我。它说：“你经过了那样一个震撼的时代，你知道那个时代。你无权把你所知所感的東西任意埋葬。你有责任要写出它，不管你写得是好是坏，你要尽力而为。”

于是，在四年前，我开始堕入这可怕的梦魇。那时，我手边没有一点资料。仅有的一点，是在我脑子里。而这资料已经在我脑子的角落尘封了将近三十年。当我提笔要把它们拉回来描述的时候，我才发觉它们是这样的蛛网尘封。我像深山掘宝

的人，或海底捞沉船的人。我发掘着，沉潜着，到处去找有关的资料，向有关的朋友请教着，讨论着。我发觉有些很大的事情，都因隔了一段年代，而众说不一。特别是关于一些地方性的重要事件，在正式的史料上很难找到，但又不能不顾到正确的时间。直到最后，我极偶然地翻到一本当时在天津的记者所写的随笔，才证实许多有关事件的正确日期和主要面貌。但是，仍有些事情是不易查到的。比如说，1939年的天津大水灾，我记得为期是四十天；而当水退的时候，刚好是中秋。但别人的记载却都相当模糊，我只得相信我的记忆。

虽然说，小说不是历史，虽然在我向朋友们询问的时候，大家对当时当地的事迹都已十分模糊，但我仍不愿把其中和时代有关的环节，做不负责任的交代。而且我相信，总有读者会关心那确实的时日。

这样，就使我写得很艰苦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探寻着，一次一次的失败着，灰心着，一次一次的再贾余勇去尝试着。我说，我是着了魔。整整三年的时间，我坐在桌前，朝朝夕夕的在那里写了撕，撕了写。当有成绩的时候，我欢忭终日；当触礁失败时，我沮丧灰心。在这长长的三年里，我尝尽了乍喜又悲，乍失又得的神经质的情绪上的动荡。我做不下其它的事，写不出其他的东西。脑子里容纳不了别的问题。我变得脆弱易怒，我变得寝寐不安。

我不止一次地问着自己，“你为什么一定要写？假如你放弃它，去写别的东西，你可以轻易得多。”但是，我放不下它，丢不开它。后来我明白，我根本无权放下它，无法丢开它。因为它织在我生命里。它不止是一个故事，它是一些生命，包括我的，和我朋友的；包括我们这老大中国的一些平凡人物的。他们没有参与战争，但他们直接受到战争的震撼。他们的人生在

战争中变形。事隔三十年，那些变形的灵魂仍在我心中哀泣——写吧！写吧！你没有力量背负时代的使命，但你有权喊出心中的创痛，为你自己，也为和你同等的人群！

就在这样的催逼煎熬之下，我写着、撕着、涂改着、苦着、乐着、悔着、兴奋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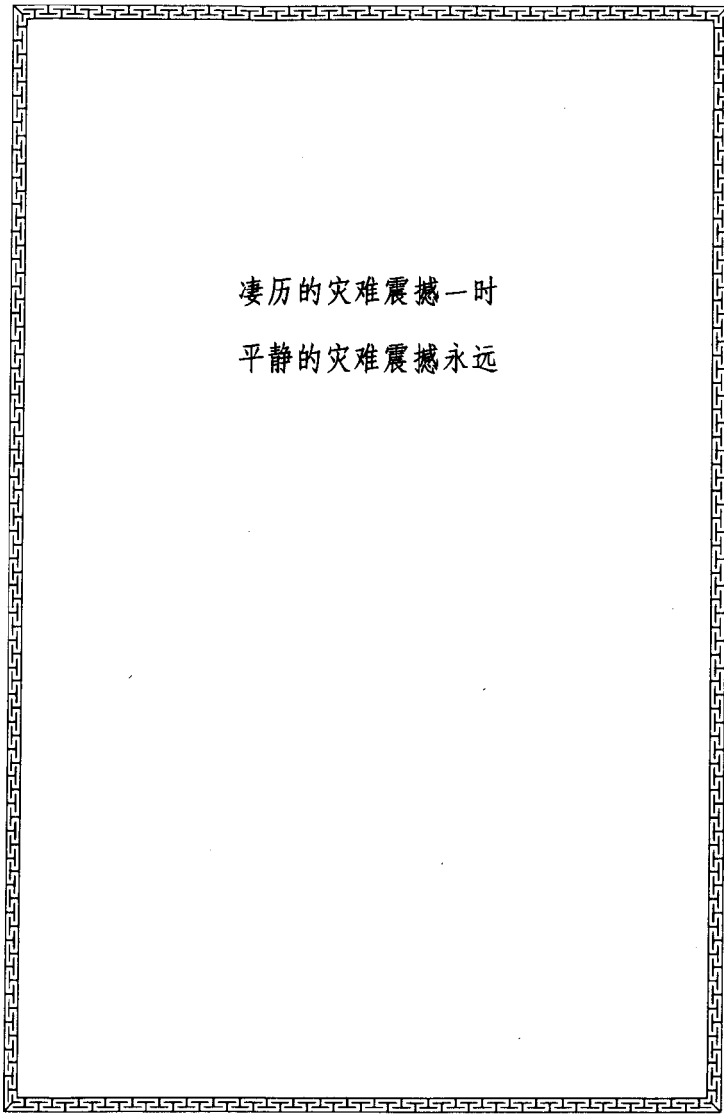
我未写过长篇（《绿色小屋》是后来才写的。严格说来，十万字的作品也只算是一个中篇。）而第一部长篇我竞选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题材，难怪我深感力不从心。

当我为修改它而痛苦不堪的时候，许多朋友都曾劝我“发表掉算了”。但我深知，身为一个作者，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，都要充分的负责。“尽力而为”大概是个人所能做到的第一件事吧？

我已尽力而为。

它不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故事，而只是许多个诚恳的心灵的描述。我个人对它有一份沉痛的偏爱，但愿它也能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。

第一部



凄历的灾难震撼一时

平静的灾难震撼永远



1937年，7月27日，下午。

一班误点的由山海关开往天津的列车，正驰过广漠的原野。

天地间还是和往常一样的宁静，天有点阴，不久也许会下雨，现在可相当闷热。

车厢里，乘客寥寥可数。7月7日的芦沟桥事件，使平津一带战云密布。时局不好，大家尽量避免出门。几十年来，人们习惯了战乱；对逃来逃去的生活已经厌倦。这些天，虽然时局紧张，可是多数人都并不很热心逃避——该来的总会来的。出门的人们只是想尽自己的一点力量，在这变幻莫测的人间多赶上一程而已。

这也正是坐在靠窗座位的那个少女心里所想的。

生命本来就是在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变化中的冒险。世事像许多架匆忙的织布机，人们总被命定了要从那紧密迅速的针梭之间穿过。你说你眼明手快，但也还要看外来的力量或突发事件有没有影响到你近旁的针梭，它们有时就会快了一步，或慢了一步。

怕和担心是没有用的。

当然，希望和计划也同样是没有用的。

就像这班列车上的这个少女安咏絮。她是带着希望和梦，来赶这一班大家都不知是否开出的列车的。列车是开出了，但这并不是说，她因此就赶上了幸运。

她是在那临海的小镇——塘沽上车的。

她从一上车，就坐在这靠窗的座位上，向车窗外面凝望。

车窗外是她生长的地方。火车一开出月台，就首先经过

“华原工厂”那庞大的建筑，她的父亲安世祺就在那里办公。工厂那绵延半里之遥的围墙上大字写着“海王精盐，永新纯碱，副产品：碳酸镁，漱口水，牙粉，牙膏”。

火车向前开行，两旁景物逐渐开旷。经过了“华原子弟学校”那白色的木篱和红色屋顶的校舍，“华原新村”的大门就在远处匆匆地闪过。那里有她的家，她的三个妹妹，两个弟弟，和去年刚进门的继母。

火车由这里转一个软软的弧形的弯，正好弯向华原新村的背后。在那里，她望见家里那小小绿色的后窗，和后院墙头上爬着的牵牛花，和一行垂柳。

于是，火车越过了远处华原新村的围墙，“皇皇”的开过一条溪流上的小桥。窗外的景物一变而为绿莽莽的田野。安咏絮舒一口气，把身体靠向椅背，那欣慰与怅惘的感觉就照例的袭上她的心头。

自从她考进初中的时候起，六年来，每次离家，她心情总是这样的。她爱她的前途与梦想，她也留恋她的家，尤其是她的父亲。

父亲是了解她、爱她、而且希望全力培植她的。否则她也就没有办法说服父亲，让她在这战云密布的时候，到天津去投考大学了。

七七事件之后，日军炮轰宛平，威胁故都。国军固守廊坊，把平津之间的交通阻断，防止日军增援。火车时开时停，处处显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。但是，对18岁的安咏絮来说，没有比如期赶到天津报考大学更重要的事。她要来碰一碰运气。

她感谢父亲对她让步，她有着一份战胜父亲的喜悦。似乎这班列车的开出，就已证明了一切都会顺利。

于是，一小时之后，她在天津总站下了火车。

天津还是那样，灰突突的，有着擦洗不完的尘土。她雇了一辆人力车，来到了天津唯一的女子最高学府——渤海女子大学。

渤海女大的附属中学，就是她的母校，大学部和中学部是相连的，占地很广。里面除教室和宿舍之外，食堂、图书馆、体育馆、音乐馆等等，都是中学部和大学部共用的。

安咏絮对这所学校，有着亲切的感情。她进入渤海附中的时候，还是幼小的孩子，而现在，她已经是亭亭玉立、丰姿绰约的少女了。

她下了人力车，提着绿色的小旅行箱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走进了学校那黑漆铁栏的大门。

学校里一片寂静。迎面一座灰色的三层楼，上面悬着“敬信楼”三个金字的匾额。敬信楼前面是一带花圃，种着向日葵和野茉莉。她迈上那宽宽的石阶，迎面是一方大大的“整容镜”。这面镜子是她们班上毕业时，送给母校做纪念的。

安咏絮经过那面镜子的时候，看了看镜中的自己。

镜子里那个穿浅蓝衣服的少女，很文静。同学们常羡慕她那又细又长的睫毛和秀挺的鼻子；但是不知怎的，她却只喜欢自己的头发。那头发很柔软，很浓密，短短的垂在耳侧。她总是把它洗得清清爽爽的闪着深褐色的光泽。她喜欢的只是这点自然、清爽与飘逸。

她对着镜子掠掠自己的短发，绕过了镜子，迎面看见传达室的老王，拿着一串钥匙，从甬道上走过来。

老王见了咏絮，略带诧异地叫了一声“安小姐”！问道：“你不是已经回家了吗？”

“我是已经回家了！”咏絮笑着回答说，“今天我才又坐火车回来的。大学部不是明天开始报名吗？”

“你来报名？”老王问。

“当然。我早就决定投考本校音乐系的。”

老王摇摇头说：“就算明天可以报名，考试也恐怕要改期喽！时局不好，许多教授都搬走了。教你们钢琴的费逸群教授已经到上海去了，同学们从昨天就都已经搬走了。”

“你说同学们都搬走了？”咏絮不相信地问。

“都搬走了。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人住了。”

“哦！那怎么行？”咏絮失望地说，“我今天还要住在学校里呢！”

“不行啊！”老王指指旁边的布告栏说，“你看看布告栏，这几天，时局紧张，学校为了安全，不留学生住宿了！”

咏絮向那布告栏望了一眼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

“我要进去看看！”

“去看看吧！”老王找出宿舍的钥匙，递给咏絮说：“我不骗你。这个暑假，是第一次没有学生留宿。”

咏絮接过钥匙，提着小箱，穿过敬信楼，沿着一条方砖铺砌的小径，走进了校园。

校园里真是静悄悄的。高耸的白杨树，袅娜的马缨花，以及那一排排伞状的白色小灯，都静静的。平常热闹的操场，现在只有篮球架子在那里寂寞地立着。音乐馆里没有声音。

她在音乐馆那白色的石阶前站了站，慢慢地旋开那细细高高的饰着花玻璃的门，沿着甬道走了进去。

甬道里是一片寂静。两旁墙壁上挂着的那些音乐家的照片，带着一种悲悯的神情静默着。

钢琴室一间一间的空着，钢琴上也没有乐谱。

那间她们平常来上“个别指导”的大练习室也空着。白色的三角钢琴，寂寞地立在练习室的中央。

她走到钢琴旁边，平滑的琴盖上，蒙着薄薄的一层灰尘。

她站在琴前，打开琴盖用右手弹下一个简单的和弦，那声音在静寂的音乐馆里回荡，她停下来，一大串歌声与琴韵，在她心里隐现。

毕业之前，她曾无数次在这间练习室里，接受费逸群教授的个别指导。她是附中部少数几个被认为在音乐上有前途的学生之一。经过了几次严格的甄审，她幸运地被列入费逸群教授的门下，做一名优先接受单独训练的学生。

而她又是多么崇拜费逸群的琴艺！他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钢琴家，能得他指点的学生都认为是一种殊荣。

她是多么兴奋！又是何等的对前途充满了信心！她要投考在费逸群教授主持之下的音乐系！没有比这个志愿更重要的事了！

然而现在，费逸群教授已经回上海去了。

音乐馆空着，同学们也都搬走了。

难道时局真有这样严重？她不愿意相信！

她在音乐馆转了一圈，由侧门走出来。经过双门紧闭的庞大的体育馆，往里走，经过毫无生气的食堂，就来到她住了六年的学生宿舍。

小径两旁长着马兰草，墙角下有寂寞的白色野花，每一间寝室的门都上了锁。

拐弯进去，上了楼，来到三〇九室，这是她和同学陆冷娟住的房间。启开房门，房间里，窗帘密闭，光线黯淡。

她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看见陆冷娟的床位已空，书桌上，剩下她自己的一叠琴谱，和一张六吋的照片。那张照片是她在毕业欢送会上，弹奏钢琴的时候，冷娟替她照的。那天她弹的是一首萧邦的“圆舞曲”。

她放下小箱，把那叠琴谱一本一本地拿起来，抖落上面的灰尘——哈农练习曲、茄尼练习曲、巴哈平均律，小奏鸣曲，贝多芬，萧邦，钢琴名曲集……。

翻开最后一本，她发现下面压着陆冷娟留给她的——一张字条。上面写着：

咏絮：不知你是否还能来报名。时局这样乱，我怕你父亲不会放心让你来了。家里催我回去，我只得先走了。希望我们能在考试的时候见面。冷娟留后面，冷娟用她俏皮的笔调，画了一艘扬帆出海的船，又加了一行小字，写着：

“祝我们前程万里，先得学士后出国。你是萧邦，我是塞尚。”

咏絮不觉笑了。冷娟喜欢画画，常开玩笑地说，将来要赶过达文西和塞尚。她是准备考外文系的，一心向往着巴黎和罗马。而她也总不忘给咏絮加油，让她好好弹琴，向萧邦看齐。

她拿着冷娟的字条，茫然地在自己那铺着白床单的床上坐了一会。想了想，把几本琴谱拿起来，放进小提箱里。

又怔了一会，才站起身来，把自己的被褥略为整理了一下，卷成一个行李卷，放在床头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她问着自己。

看看天色，阴暗暗的。才5点多钟，天已经好像要黑下来了。

“难道就这样放弃了报名和投考？”

“当然不！”她执拗地想，“争了好久，才从家里赶来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但是，看样子，学校里是住不成了。她想到在临来天津之前，父亲对她说：“如果有什么事，你可以到法租界华原总公司

去，那里安全些。”

看来父亲所料不差，她现在是只好到法租界华原总公司去了。

“先在那里住一夜，等明天再来报名。”

她决定着，提起衣箱，出了房门，把房门锁好。

时间已是傍晚，起了凉风，而且开始在下雨。

雨点很大，重重地打在地上。她默默地踩过雨点，踩过六年来熟悉的小径，踩过印着她多少快乐足迹的操场，走到校门。

她把钥匙交给老王，说：“我到法租界去住一夜，明天，我来报名。”

“那么，明天见。”老王说，“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“一定不会的。”咏絮往外走着，“明天见！老王。”

她走出了校门。校门口的大钟指着5点30分。

坐人力车来到大经路口的时候，大经路已经戒严，无法通行。车夫绕了一个圈子，到小关大街。从这里经河东，再过万国桥，才绕到了法租界。

到法租界的时候，天色昏黑，已是掌灯时分。咏絮在法国花园旁边的“华原工厂天津总公司”门前下了车，走进那宽大的铁门。

咏絮的父亲是塘沽华原工厂的技师兼盐煤管理部的主任。这里是总公司。创办已有二十年之久的华原工厂，包括制盐、制碱两大部门。另有许多副产品，分销处遍布全国。各地员工不下四五千。工厂办理完善，员工待遇良好。总经理徐东凡先生，是全国知名的大工业家，办事极具魄力。所以他所开办的工厂发展迅速，产品精良，员工以厂为家，上下同心，业务一直蒸蒸日上。

塘沽总工厂的员工子弟到天津来上学的很多，这总公司也

就负起了就近照顾这些员工子弟的责任。他们有时来取钱，有时来寄行李，偶尔也在这里投宿。

本来这里有几间客房，但今天都已住满，连地下室也住了不少人，都是在“中国地”住的员工眷属，因为时局不好，这几天晚上都到公司来住宿，白天再回家去。

咏絮只得被安排在二楼的大客厅里过夜。

客厅里，静沉沉的，铺着厚厚的俄国地毯，周围摆着四套栗色的皮沙发。宽大的红木矮几，精工雕刻着古雅的花纹。沿墙有几个高几、摆着康熙瓷的大花瓶和几件玉器。一架一人多高的英国大座钟，放在正面靠窗的地方，金色的钟摆慢慢地晃动着，没有声音。向北一排大大的窗子，帘幕深垂。

咏絮走到皮沙发前面，把小旅行箱放在地毯上，在那宽大的皮沙发上坐下来，吁了一口气，一时不知想什么是好。

这一天，过得复杂而又失望。看情形，时局确是比她想象的要严重，她也许真是不该到天津来的。

所幸公司对员工子弟，一向照顾得很周到，茶水、客饭、画报，一样一样的由工友送进来。

咏絮独自吃过了饭，无聊地翻阅了几本画报，就把门上的弹簧锁扣好，合衣躺在沙发上，试着入睡。希望明天一大早宵禁解除，她可以先去学校报名。然后搭9点多钟的火车回塘沽，还可以赶得上家里的中饭。

但是，半夜里，她就被紧密的枪声惊醒了。

她从皮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拉开那厚厚的窗幔，向漆黑的夜空望去。

全市都蛰伏在黑暗里，只有东北角落上，闪着火光，枪声是由那边来的。

“战争真的起来了！”她沮丧地想。枪声从夜空中传来，很